



智利画家

万徒勒里作品选集

人民美术出版社

智利画家

万徒勒里作品选集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7·北京

智利画家万徒勒里作品选集

編輯者：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号

責任編輯 陈 颢 美術設計—曹辛之

發行者：新 华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4 号

195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4/5

統一書号：8027·1045 印數：1—8,200

何塞·万徒勒里是智利著名的进步画家，傑出的和平战士。他的作品在中国出版，不但可以使中国人民有机会欣赏智利的艺术和了解智利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对智利进步艺术家的工作表示敬意和支持。

智利的进步艺术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进步艺术同样，是在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都富于战斗性，並因艺术家们爱好运用那种容易接近人民大众的艺术样式——版画和壁画，就使艺术与人民大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人民大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美好理想的一种有力武器。正因为如此，拉丁美洲的进步艺术，受到了种种迫害，如墨西哥的大画家迪亚哥·李维拉的壁画“战斗的噩梦与和平的理想”，曾经被反动统治者以有碍美英邦交为借口而禁止展出。帝国主义者对拉丁美洲的进步艺术也参加了迫害，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最为恶毒，它曾经花费数百万美元，到处建立了“现代美术陈列馆”，大肆宣传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和世界主义的艺术流派，企图用这种颓废腐朽的艺术去压倒以至消灭那富有民族特色的进步艺术，想使人们忘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削弱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斗争意志，以达到奴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目的。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僕从们並沒有达到这个目的。利诱、威吓和迫害，都摧毁不了拉丁美洲进步艺术家的良心和勇气，他们仍然和人民站在一起，再接再厉地用艺术的武器进行着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万徒勒里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直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关于万徒勒里的艺术，我最近为他在北京举行的作品展览会所写的一篇短文中曾经粗略地谈到了一些，现在摘录在下面，以供读者参考：

“看了这个展览会，感到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我，驅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参观，其中有許多作品，特别是‘一月二十八日’和‘今天仍有希望’那两组带有木刻风味的石版画，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前一組描写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發生的智利警察槍击工人示威遊行队伍死伤数百人的血案；后一組揭露亲帝国主义的智利独裁者对于爱国人民的监禁、放逐和施加酷刑的罪恶行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充滿着激动的感情，

有力地控訴了反動統治者的殘忍和暴虐，歌頌了智利勞動人民英勇不屈和充滿勝利信心的鬥爭意志。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可以体会到，每一個形象，甚至每一塊黑白和每一根綫條，都似乎在發出對於受難者的深厚同情和對於劊子手的極端憤怒的正義呼聲。萬徒勒里這種同勞動人民的生死命運連結在一起的感情，以及對於生活的深刻理解，就是他創作這兩組石版畫成功的基礎，也是作品感人力量的來源。

萬徒勒里的許多作品非常強烈動人，其所以能夠如此，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應該歸功於他為了使他描寫的現實生活達到高度概括而採取了獨特的表現手法。這種手法主要的特点是：處理畫面時，大膽地省略了可有可無的次要形象，甚至刪去同主題不很有關的人物背景，而把最主要的情節和最必要的人物強調地誇張地描繪出來，使作品的主題集中地、明確地突出在畫面上。例如‘一月二十八日’組畫之一‘家庭’這幅畫，前景是直放著的一口受難者的棺材，棺材蓋子被畫成一整塊的白色，側面又是整塊的黑色，緊靠棺材的後面，站著一個懷抱孩子、臉露悲痛情緒的黑衣婦女，畫面其餘部分則是空白，一無所有；正因為如此，作品的主題顯得非常單純和集中，並且由於強烈的黑白對比，更增強了這一效果。萬徒勒里的版畫，大都是用這種手法去塑造形象和組織畫面而表現作品的主題的。這種塑造形象和組織畫面的手法，說明了作者對生活的概括力很強，善於從複雜的生活現象中選擇最有代表意義的事物。

構圖緊湊，也是萬徒勒里藝術表現的一個特色。為了達到構圖緊湊的要求，他常常把畫中的人物和事物壓縮在一起。例如‘一月二十八日’組畫之一、題為‘廣場上的死’的四幅中的一幅，作者故意將槍击者的距離縮得很短，雖然事實不可能如此，但是這樣處理的結果，卻使畫中所描寫的衝突更加集中，更加緊張，因而也就更加顯得真實動人。萬徒勒里作品的緊湊的構圖形式，就是在這樣的要求下產生的。

萬徒勒里在中國創作的那許多反映中國人民生活的水彩畫和石版畫，在風格上，同他以前粗壯強烈的作品有些不同，特別是他用水墨和宣紙畫成的水彩畫，由於吸取了中國寫意畫的某些表現技巧，顯得輕快瀟灑，並且富有風趣。‘汗與夢’和‘北京的庭院’兩幅水彩畫中的荷花，雖是寥寥几筆的急就描寫，卻把荷葉和花朵的那種鮮嫩含水的感覺充分表現了出來。被很多觀眾稱讚的‘女孩像’和‘等一等’（原名‘夏天的暴風雨’）這兩幅水彩畫，作者用簡練的色彩和綫條，非常流暢地抓住了對象的大體和要處，那粗中有細和用筆自然的表現技巧，在這裡已達到令人驚歎的程度。

在用色方面，萬徒勒里也有獨到之處，石版畫‘我明天結婚’便是可以用來說明

这一点的一个例子。画中少女的头脸、双手和衣服都是米黄色，背景也几乎都是米黄色，只是头部后面的底色故意留出一块空白，这样，很清楚地把头部显露出来。少女手里拿着一朵深红色的花。由于空白和红花，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色彩感觉，而且作者企图着重表现的少女的头和手，也有趣地突出在画面上了。另一幅石版画‘女孩’，用色更是巧妙，在深蓝的底色上，用黑色画成头发和衣服的花纹，这两种有区别而区别不显著的深暗的颜色，把女孩黄色的脸和手鲜明地衬托了出来，黑白分明的那两只眼睛，更显得明亮，成了整个画面也就是整个形象的最触目、最有生命的部分。看了这两幅画，使我们理解，万徒勒里的用色和他善用黑白表现的版画同样，最终目的是为了突出主题。

万徒勒里的作品有独创的风格，令人喜爱。由于他来到中国还不久，并且由于工作忙碌而身体不大健康的缘故，对中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够熟悉，所以中国人民那种精力饱满、生气勃勃的气象，在作品上反映出来的还不多。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有些作品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万徒勒里同志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一定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弱点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德文版“万徒勒里画集”的序文

巴勃魯·聶魯達

万徒勒里是我多年的朋友，虽然我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而他还不滿三十岁。他身材高大，沉默寡言。像画家們經常那样做的：他是用眼睛和手微笑的。我們这些作詩的人的手却很笨拙。画家不善用嘴來說完他們要說的話，但是他們能用手來說，他們把要說的話構思成具体的形象，然后在画布上勾勒出来，描繪出来。

万徒勒里曾有很長一段时期患肺病，在智利的一座設在高山上的疗养院中养病。这是一个神秘的时期。画家病得气息奄奄了。当我们打算去埋葬他时，他並沒有死。他却給我寄来了数十幅美妙的画和画稿，这些画上施着只有万徒勒里才懂得用的富於效果的色彩：橙黄色和赭石色。

我曾一条街又一条街，一座矿山又一座矿山，一条河流又一条河流地輾轉流浪，对一个像蒼蝇似的攪扰着我的国家的專制者进行斗争。他的画和我的詩常常交織在一起，它們傳到了冰雪复盖的山巔，傳到了繁木叢生的海島。在这閃电与閃电的交輝中，我觉得我的詩因他的画而生色不少，他的画也表现了我詩的意境。

这是旅途中和战斗中的相逢。我們——万徒勒里和我都是这块給我們以生命的土地上的旅客和游击战士。智利，犀利得像一支劍，它有雪、有沙漠、有被山脈和海洋宰割得創痕斑斑的土地。它有金色而漫長的海洋性的春天和与合村人的房屋形影不离的貧困。

就这样，我們分担着我們的憂患，我們的熱望，也就在这里产生了我們之間劳动的友誼。

此后，我比万徒勒里更来得神秘了，我藏身到人民的臟腑中去。因为警察，就是那只蒼蝇的警察到处搜拿我。为了不暴露我，我得經常改換住所，从一条街迁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我得不断地变更我的行蹤，甚至得乔裝改扮。

我曾写了“詩歌总集”，但是这些剛写成的东西，可能立刻落在迫害者的手里。所以詩篇只要从我这里一脫手，就經由神秘的途徑立刻被抄写出来，印刷出来。

后生的，積極活动的万徒勒里領導了一个地下出版社。如阿瑪多說的那樣，在秘密的“自由的地下”，累积起我的詩篇並彙編成書。这些詩歌有許多次就差一点全都落在蒼蝇的手里。警察到处查詢，可是有几次我的詩就在他們鼻子下面，却不會被發

現。万徒勒里繼續傳遞稿件，核對校樣，把隱蔽地散藏在各處的零散詩篇整理出來，就像人們拼整一具史前動物的骨骼一樣。

在我這游擊式的遷徙無定的日子裡，万徒勒里為我的詩創作出惊心动魄的插圖，描繪了手執利劍和十字架的征服者，安底斯山的矮小的印第安人，驍勇的輕騎兵，被槍杀的罷工者。也描繪了我詩篇中痛苦的形象，帶著蝴蝶的陶瓶和在船頭作着飛翔姿勢的裸體像。

万徒勒里像美洲一樣，偉大、稚氣，而饒有風趣。忽然間他變得陰郁可怕，睜眼看到的盡是喪服和烏鴉，他陷於絕望無告，看到了万丈深淵，感到了死的迫近。人們，我們去死吧，在這樣慘酷沉重的壓迫下，我們已無法再生存下去了。但是，忽然間万徒勒里臉上出現了微笑，全都變了，由於他的成熟，那些苦痛絕望的形象從他的作品中一掃而光了：行動就是希望的母親。

親愛的德國人。

悲哀的，微笑的，旅行者和游擊戰士的，種種的万徒勒里，全在這本書中，你們這些正在灰燼中重建起自己祖國的金黃色頭髮的人們，要想一下子就進入万徒勒里筆下的美洲世界，也許不那麼容易，但是他那強有力的表達力將震撼你們：這是我們的火山迸發出來的語言呀！

近年來，何塞·万徒勒里比較以前更加活躍，旅行得更遠了，他穿過了廣闊的蘇聯國土，並在人民中國住下了。

他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已不再看到万丈深淵。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微笑地，充滿信心地描繪着世界。

這個偉大的孩子，安底斯山上的臥病者，再一次重獲了生命。他讓我們看到他的新生表象，那就是：秩序，智慧，善良，快樂和勞動。

現在，在這路途中，在雪和浪花中，在叢山中，這位年青的大師不在我的身旁。但是我們却走着同一的道路，手拉着手。

趙清慎譯

這篇譯文是万徒勒里希望我們加在這本圖集里的。它是智利詩人聶魯達為德文版的万徒勒里圖集寫的序文。從這篇序文里使我國廣大的讀者能夠更進一步地了解万徒勒里的生平、創作環境以及他為和平事業而鬥爭的堅決意志。

因為它是聶魯達為德文版的万徒勒里圖集寫的序文，所以在文中提到“親愛的德國人”和“金黃色頭髮的人們”等等，並在這里說明。

——編者

目 录

序	江 丰
德文版“万徒勒里画集”的序文	巴勃鲁·聶魯达

1.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2.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3.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4.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5. 母 亲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6. 家 庭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7. 一个同志的葬礼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8. 困 结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9. 举起我们的旗帜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6 智利
10. 路 与 泪 “今天仍有希望”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9 智利
11. 路 与 泪 “今天仍有希望”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9 智利
12. 路 与 泪 “今天仍有希望”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9 智利
13. 沙漠中的死 “今天仍有希望”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9 智利
14. 人民的兄弟友爱 “今天仍有希望”组画之一	石版画 1949 智利
15. 农民起义	石版画 1949 智利
16. 硝 矿 工	石版画 1950 智利
17. 和平旗帜	漆 画 1952 北京
18. 少 女	石版画 1953 苏联
19. 农 妇	石版画 1953 苏联
20. 冶金工人	石版画 1953 苏联
21. 广 场	石版画 1953 苏联
22. 紅 場	石版画 1953 苏联

23.	風 景	· · · · ·	石版画	1953	苏联
24.	女 英 雄	· · · · ·	石版画	1954	北京
25.	中 午	· · · · ·	石版画	1954	北京
26.	我明天結婚	· · · · ·	石版画	1954	北京
27.	傍 晚	· · · · ·	石版画	1954	北京
28.	山 西 少 女	· · · · ·	水彩画	1954	北京
29.	小 女 孩	· · · · ·	石版画	1955	北京
30.	星 期 天	· · · · ·	石版画	1955	北京
31.	农 家 孩 子	· · · · ·	石版画	1955	北京
32.	夏 天	· · · · ·	石版画	1955	北京
33.	休 息	· · · · ·	石版画	1955	北京
34.	漁 人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35.	共 同 劳 动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36.	稻田上的小憩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37.	汗 与 夢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38.	女 孩 像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39.	北京的庭院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40.	等 一 等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41.	院子里的人像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42.	早 晨	· · · · ·	水彩画	1955	北京
43.	馬	· · · · ·	炭笔画	1955	北京
44.	向 日 葵	· · · · ·	炭笔画	1955	北京



1.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 • 石版画 • 1946 • 智利



Salvador Dalí

2.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石版画·1946·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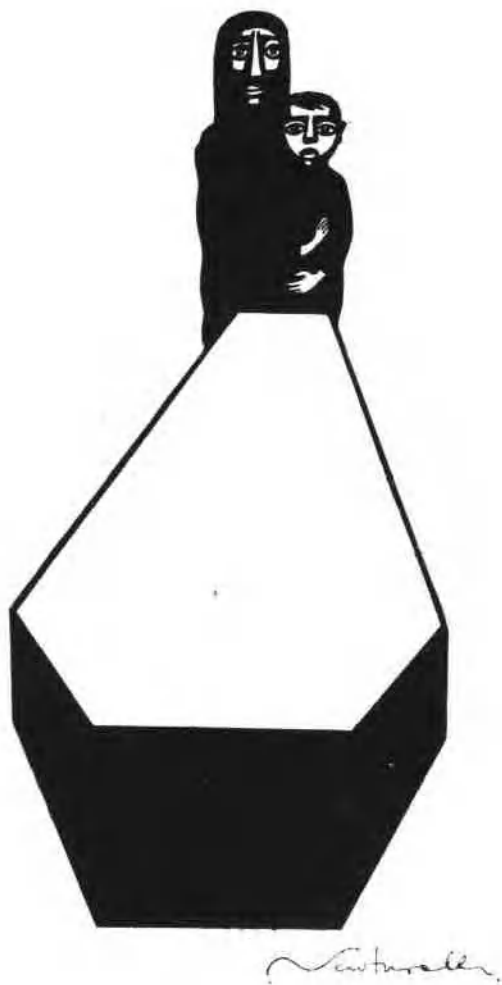
3.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石版画·1946·智利



4. 广场上的死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石版画·1948·智利



5. 母 亲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石版画·1946·智利



6. 家 庭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石版画·1946·智利



7. 一个同志的葬礼 “一月二十八日”组画之一·石版画·1946·智利